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欧也妮·葛朗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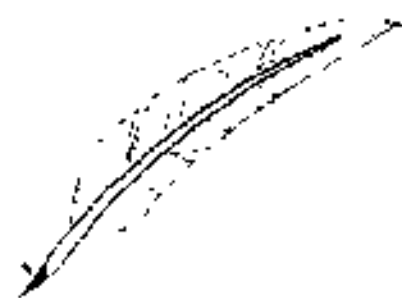
[法] 巴尔扎克 原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原著

逸 舟 译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
逸舟译编.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6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ISBN 7-5324-4949-1

I. 欧... II. ①巴... ②逸...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197 号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原著

逸舟 译编

贾培生 插图

费嘉 装帧

责任编辑 周晴 美术编辑 费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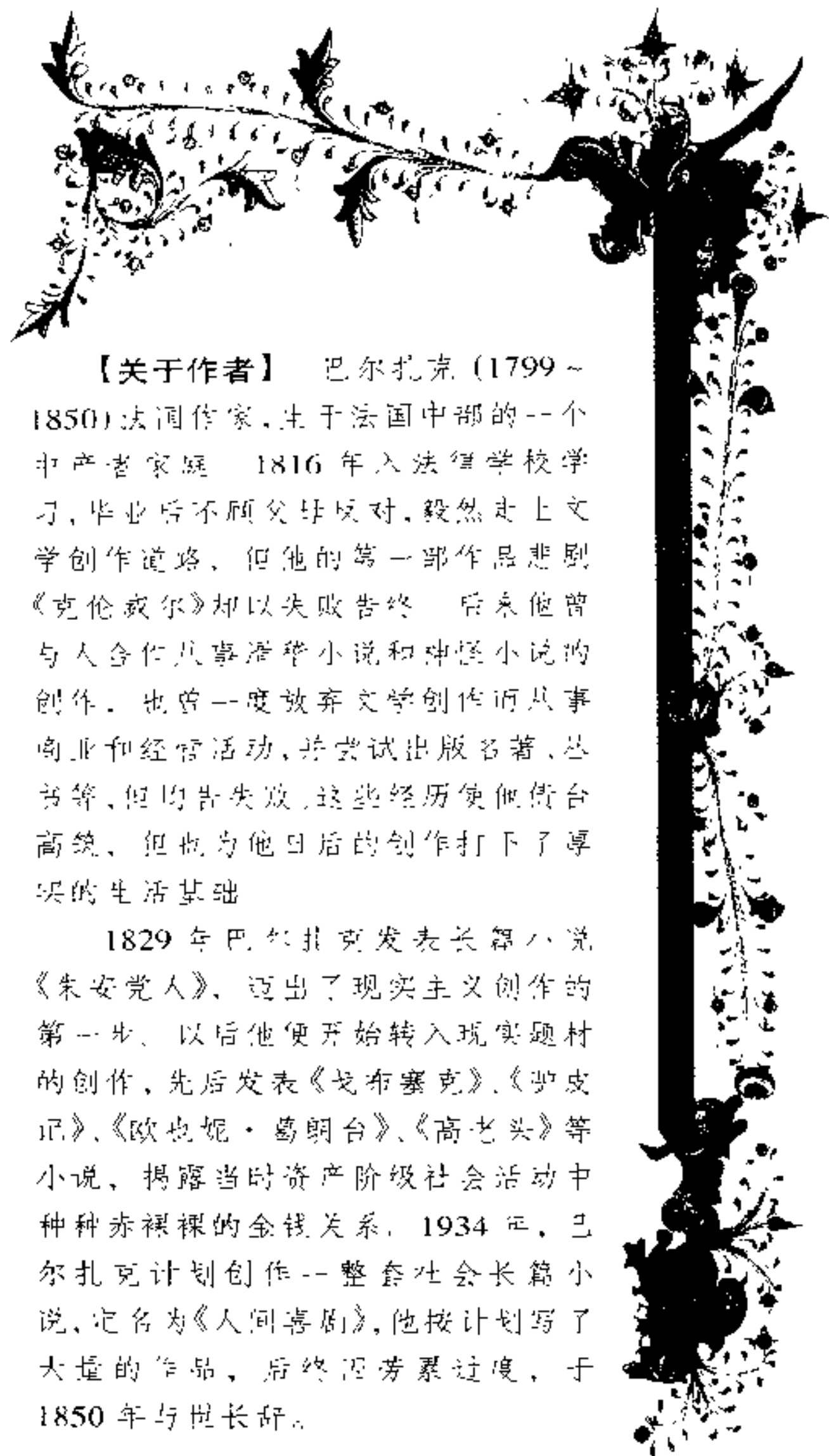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48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 20/24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0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 - 11,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jcph@jcph.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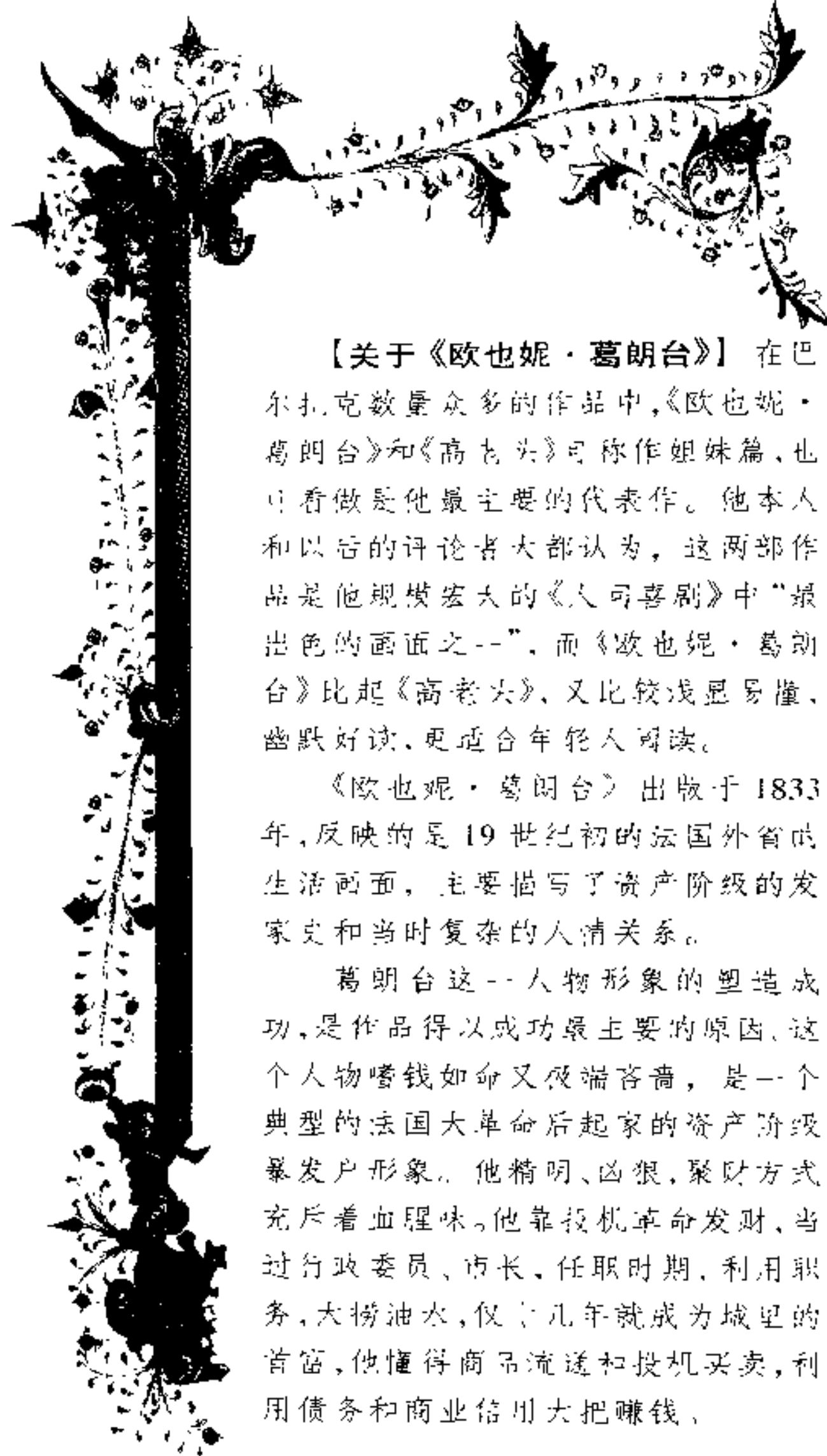
ISBN 7-5324-4949-1/I·1966(儿)

定价: 9.00 元



【关于作者】 巴尔扎克 (1799 ~ 1850) 法国作家, 生于法国中部的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 年入法律学校学习, 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 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但他的第一部作品悲剧《克伦威尔》却以失败告终。后来他曾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 也曾一度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商业和经营活动, 并尝试出版名著、丛书等, 但均告失败, 这些经历使他债台高筑, 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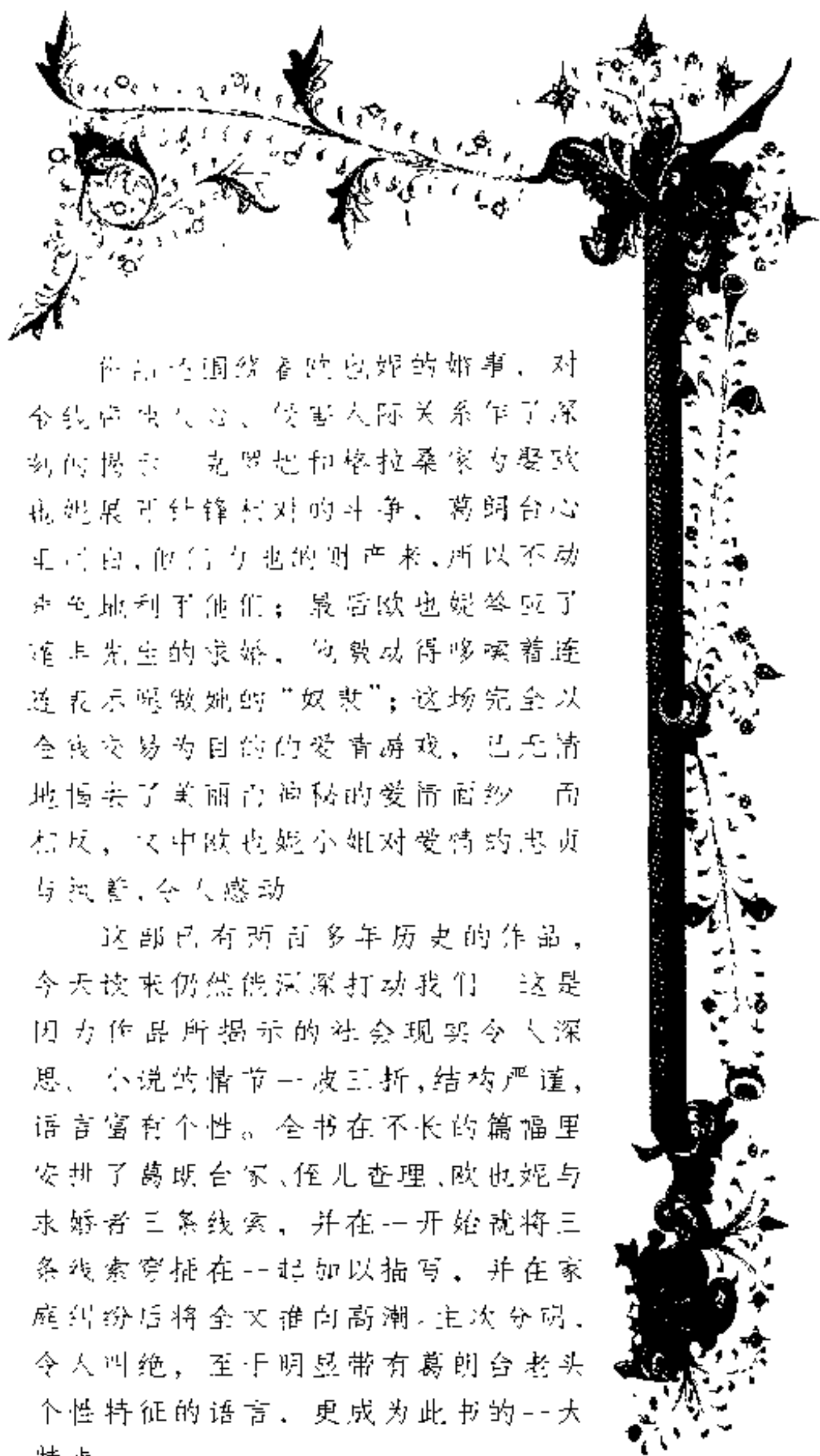
1829 年巴尔扎克发表长篇小說《朱安党人》, 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以后他便开始转入现实题材的创作, 先后发表《戈布塞克》、《驴皮记》、《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小说, 揭露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活动中种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1934 年, 巴尔扎克计划创作一整套社会长篇小说, 定名为《人间喜剧》, 他按计划写了大量的作品, 后终因劳累过度, 于 1850 年与世长辞。



【关于《欧也妮·葛朗台》】在巴尔扎克数量众多的作品中,《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可称作姐妹篇,也可看做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他本人和以后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这两部作品是他规模宏大的《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面之一”,而《欧也妮·葛朗台》比起《高老头》,又比较浅显易懂、幽默好读,更适合年轻人阅读。

《欧也妮·葛朗台》出版于1833年,反映的是19世纪初的法国外省的生活画面,主要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和当时复杂的人情关系。

葛朗台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是作品得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人物嗜钱如命又极端吝啬,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他精明、凶狠,聚财方式充斥着血腥味。他靠投机革命发财,当过行政委员、市长,任职时期,利用职务,大捞油水,仅十几年就成为城里的首富,他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利用债务和商业信用大把赚钱。



作品也围绕看欧也妮的婚事，对金钱腐蚀人心、侵害人际关系作了深刻的揭示。克罗旭和格拉桑家为娶欧也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葛朗台心机深沉，假意为也的财产来，所以不动声色地利于他们；最后欧也妮答应了连丰先生的求婚，他感动得哆哆嗦嗦连连表示愿做她的“奴隶”；这场完全以金钱交易为目的的爱情游戏，已无情地揭去了美丽而神秘的爱情面纱。而相反，文中欧也妮小姐对爱情的忠贞与执著，令人感动。

这部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作品，今天读来仍然能深深打动我们。这是因为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令人深思。小说的情节一波三折，结构严谨，语言富有个性。全书在不长的篇幅里安排了葛朗台家、侄儿查理、欧也妮与求婚者三条线索，并在一开始就将三条线索穿插在一起加以描写，并在家庭纠纷后将全文推向高潮。主次分明，令人叫绝，至于明显带有葛朗台老头个性特征的语言，更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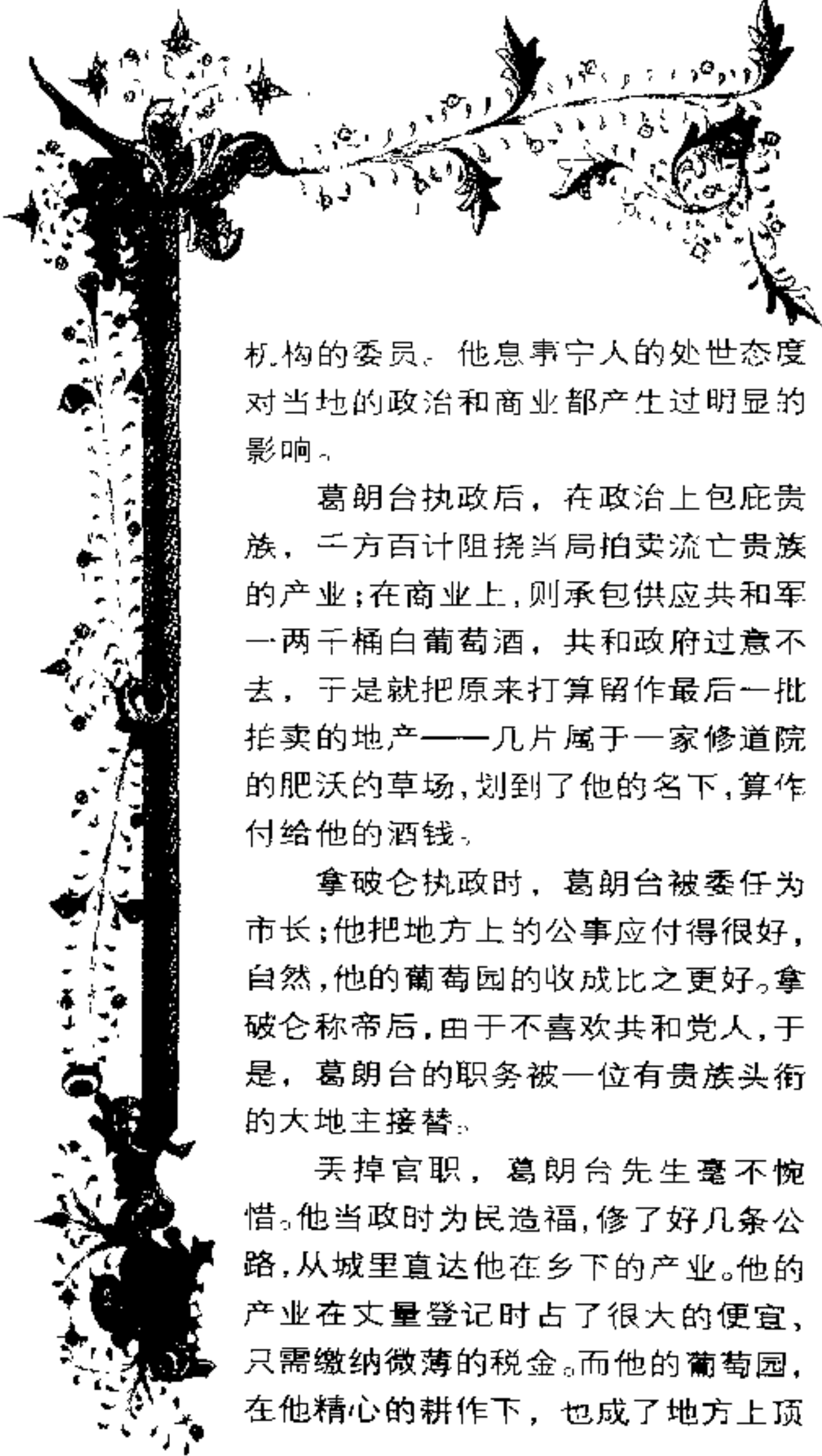
—

葛朗台先生在梭漠城声望之高，在那里只住过几天或者只是过往的人根本难以弄清楚，一些年事已高的人甚至称他为葛朗台老爹，不过，这样的人数已日益减少。

葛朗台在一七八九年时，只是一个实力相当的筛桶匠，他认得字，能读能写，又善于算账；四十岁时，才和一位富裕的木板商的女儿结婚。当时，恰逢共和政府在梭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于是他用手头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从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了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

筛桶匠葛朗台当时只是看中了葡萄园。但从来没有什么革命意识的梭漠城居民，却因此把他看成了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随后，他就被任命为梭漠地区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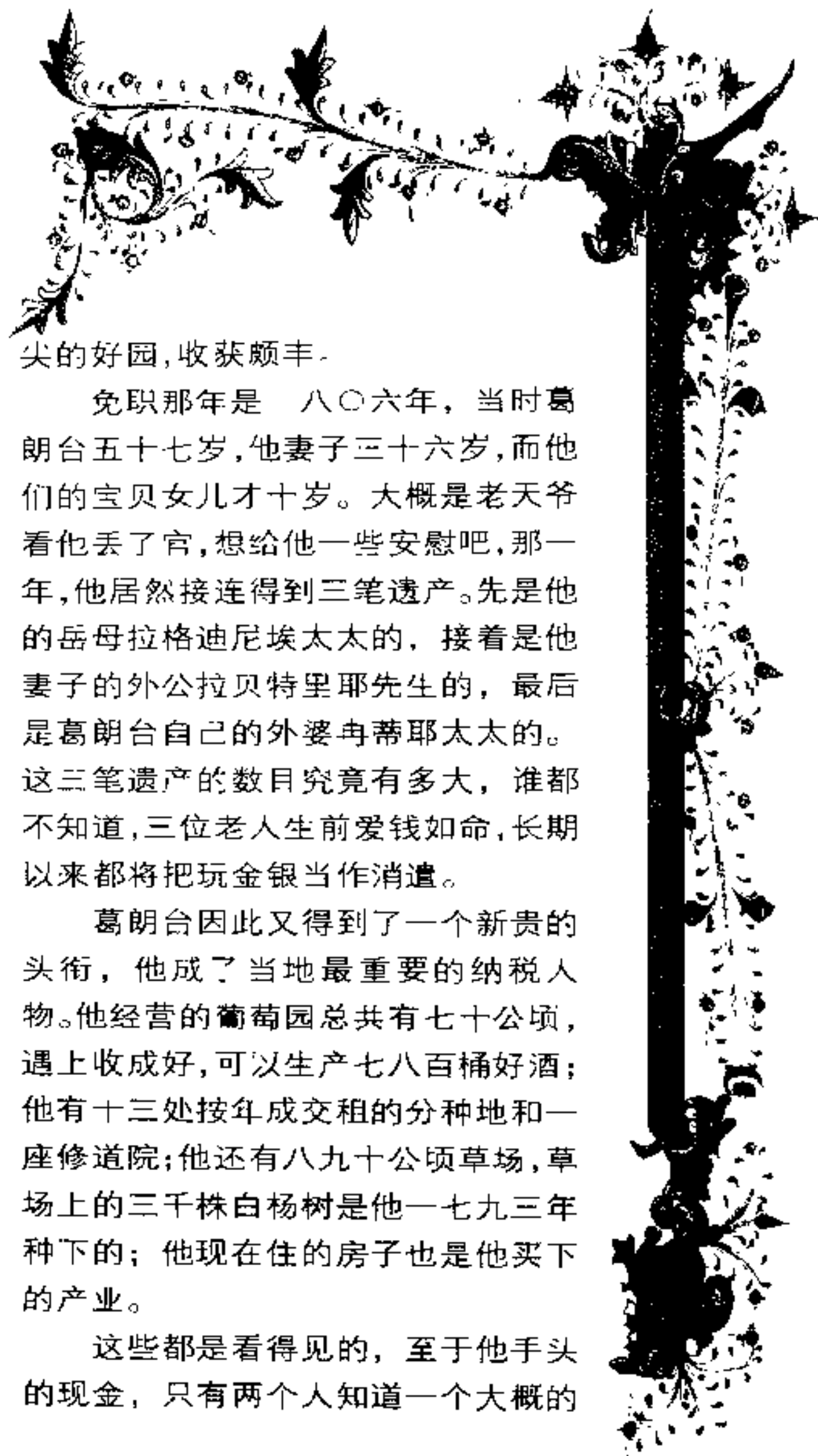


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葛朗台执政后，在政治上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上，则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过意不去，于是就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了他的名下，算作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执政时，葛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自然，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比之更好。拿破仑称帝后，由于不喜欢共和党人，于是，葛朗台的职务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

丢掉官职，葛朗台先生毫不惋惜。他当政时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而他的葡萄园，在他精心的耕作下，也成了地方上顶



尖的好园，收获颇丰。

免职那年是 一八〇六年，当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妻子三十六岁，而他们的宝贝女儿才十岁。大概是老天爷看他丢了官，想给他一些安慰吧，那一年，他居然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拉格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公拉贝特里耶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的数目究竟有多大，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长期以来都将把玩金银当作消遣。

葛朗台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贵的头衔，他成了当地最重要的纳税人物。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收成好，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修道院；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草场上的三千株白杨树是他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至于他手头的现金，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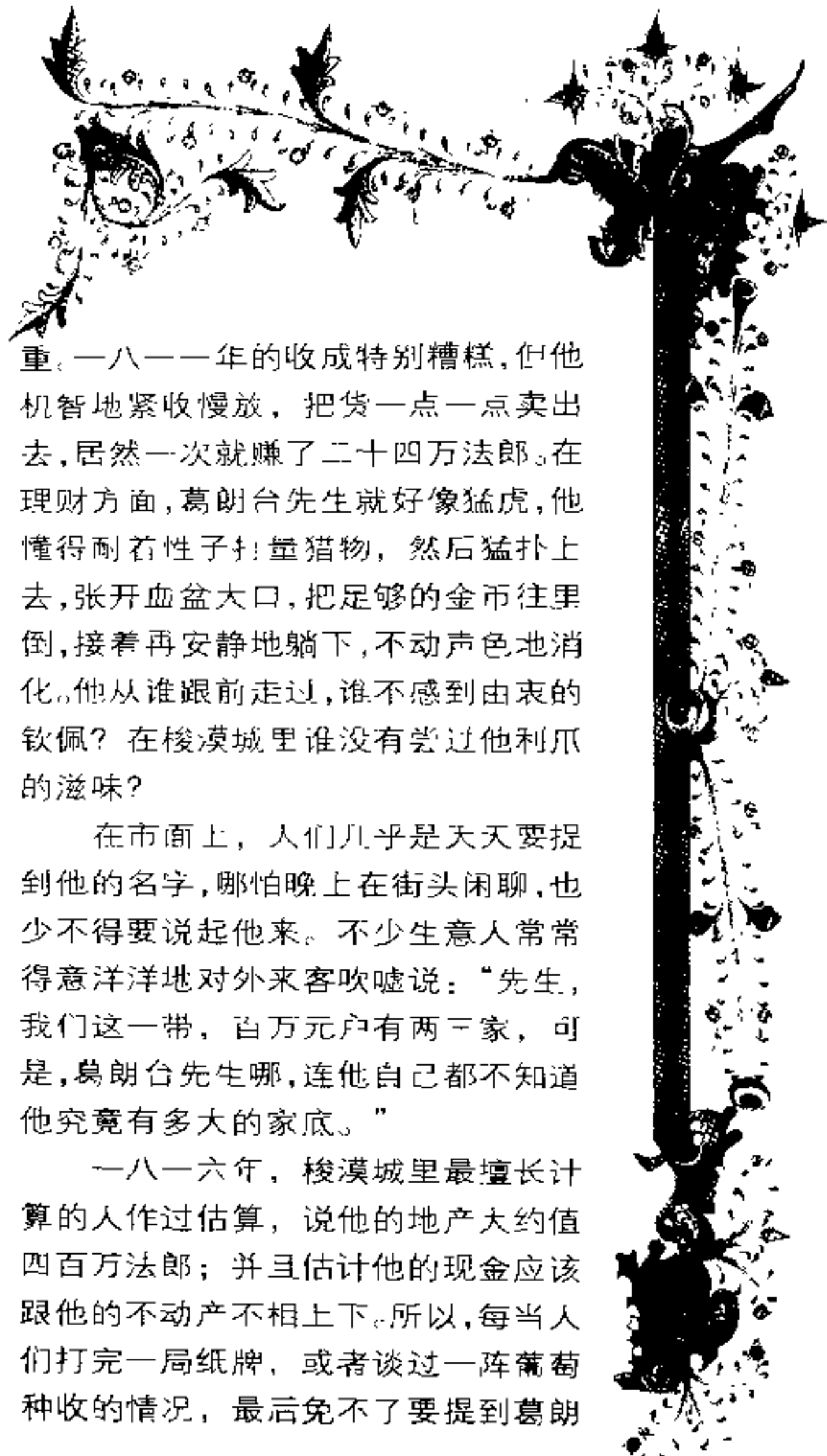


数目。一个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一个是梭漠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格拉桑先生。尽管他们两人从不露出半点口风，但仅从他们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以使旁观者猜到这位前任市长的雄厚财力了。梭漠城里人人相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那里查看，并以此获得无法形容的快感。

爱财如命的人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相信这事绝非虚传。

葛朗台先生计算起来比天文学家还精确。他既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能手，与收成相配，究竟需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他从没打错过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他会设法将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再抛出，而一般的人在五路易一桶时，早就把酒售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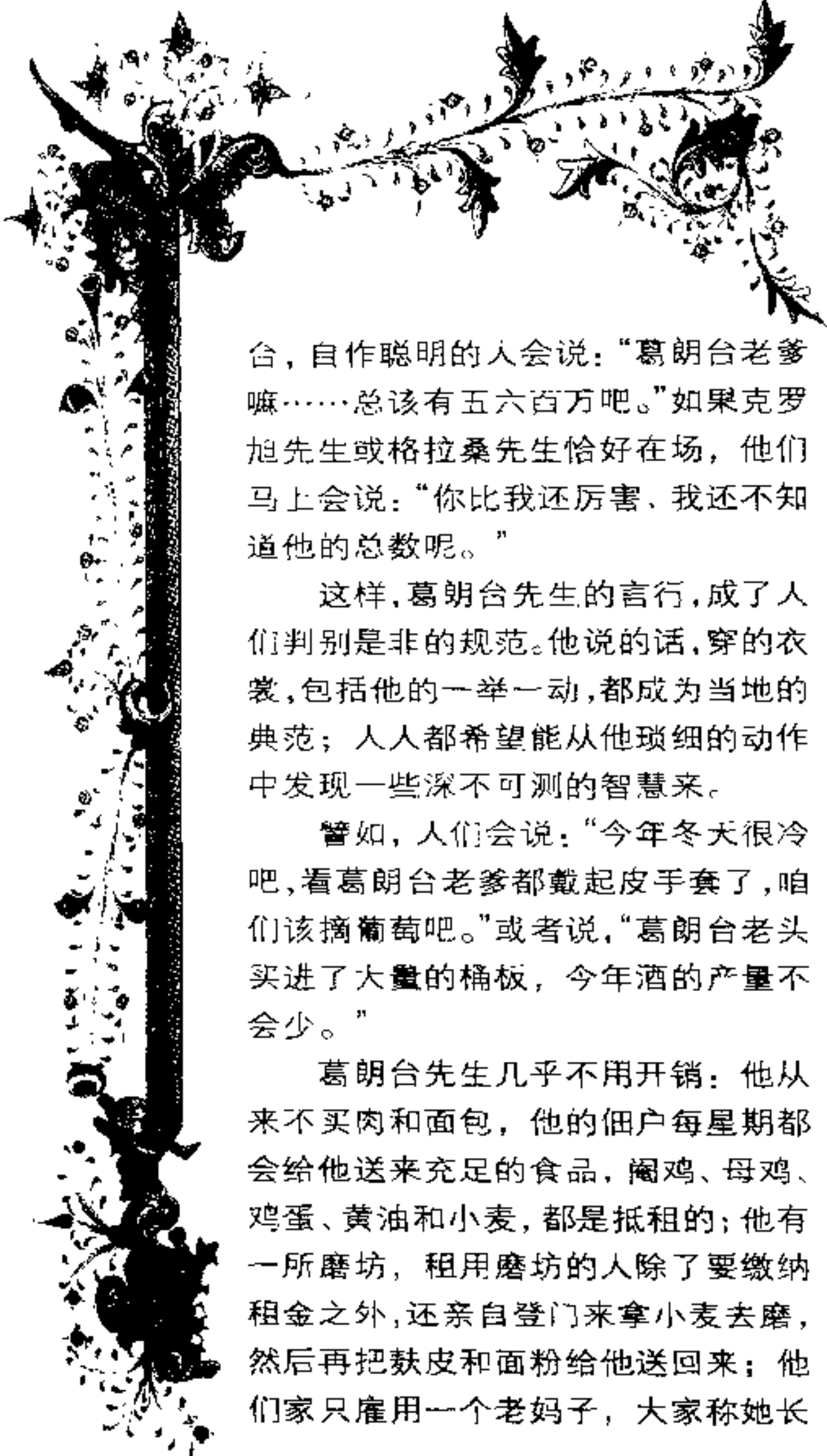
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



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特别糟糕，但他机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居然一次就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葛朗台先生就好像猛虎，他懂得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把足够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再安静地躺下，不动声色地消化。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在梭漠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

在市面上，人们几乎是天天要提到他的名字，哪怕晚上在街头闲聊，也少不得要说起他来。不少生意人常常得意洋洋地对外来客吹嘘说：“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家底。”

一八一六年，梭漠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说他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并且估计他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不相上下。所以，每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的情况，最后免不了要提到葛朗



台，自作聪明的人会说：“葛朗台老爹嘛……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如果克罗旭先生或格拉桑先生恰好在场，他们马上会说：“你比我还厉害，我还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这样，葛朗台先生的言行，成了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的话，穿的衣裳，包括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当地的典范；人人都希望能从他琐细的动作中发现一些深不可测的智慧来。

譬如，人们会说：“今年冬天很冷吧，看葛朗台老爹都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摘葡萄吧。”或者说，“葛朗台老头买进了大量的桶板，今年酒的产量不会少。”

葛朗台先生几乎不用开销：他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都会给他送来充足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要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来拿小麦去磨，然后再把麸皮和面粉给他送回来；他们家只雇用一個老妈子，大家称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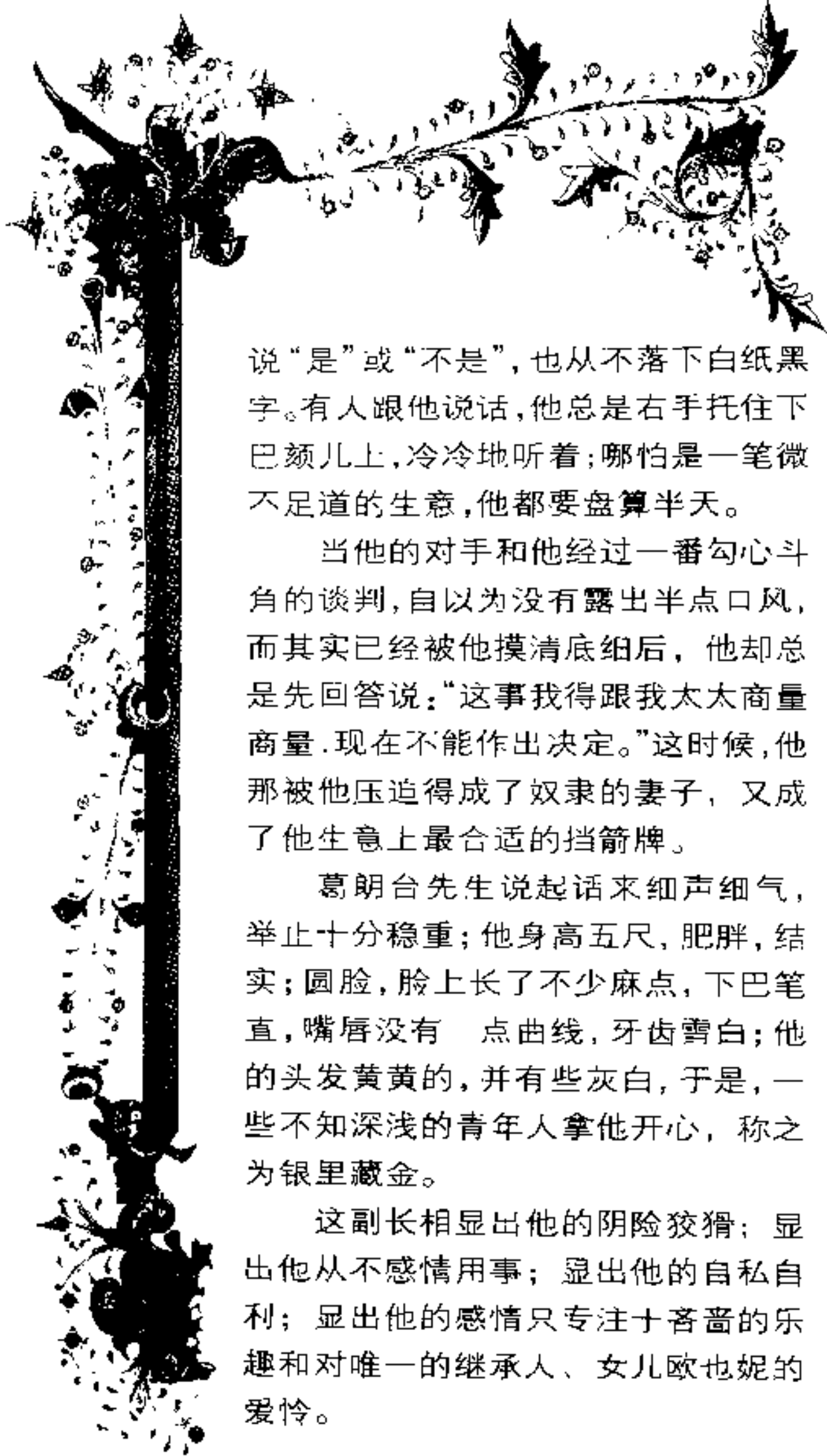
脚娜依，虽然上了年纪，但她每逢周末还亲自做面包；葛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获太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炭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的矮树上锯下来的。

他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长脚娜依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葛朗台先生说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句子，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以前执政时，每逢发言，总是结结巴巴的，让听的人很不舒服。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因为他缺乏教育的缘故，却不知道，其实是他装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故事中，就更清楚了。

另外，遇到生活难题或商业难题要对付时，他总会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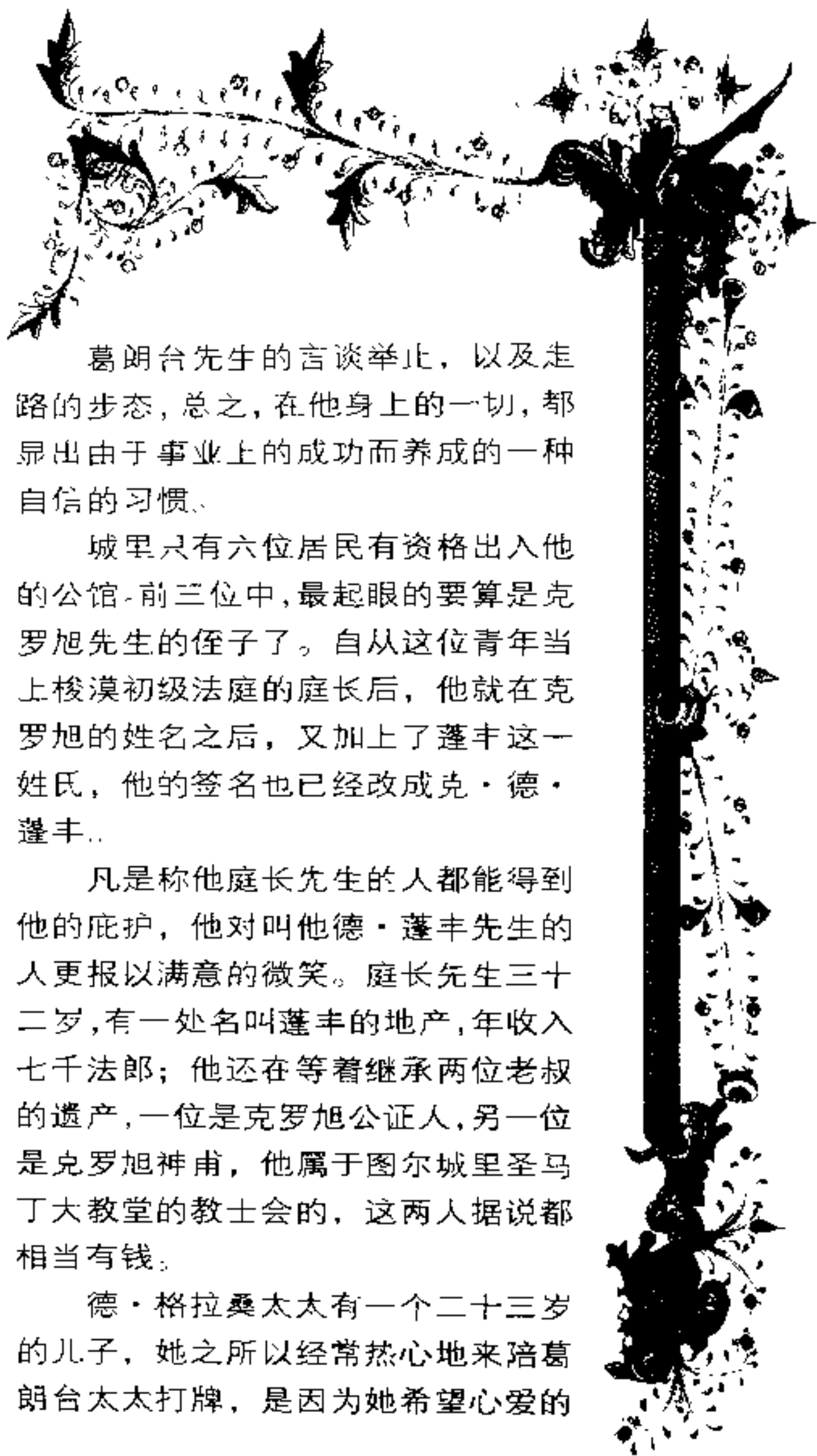


说“是”或“不是”，也从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总是右手托住下巴颏儿上，冷冷地听着；哪怕是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

当他的对手和他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被他摸清底细后，他却总是先回答说：“这事我得跟我太太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这时候，他那被他压迫得成了奴隶的妻子，又成了他生意上最合适的挡箭牌。

葛朗台先生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十分稳重；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圆脸，脸上长了不少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他的头发黄黄的，并有些灰白，于是，一些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他开心，称之为银里藏金。

这副长相显出他的阴险狡猾；显出他从不感情用事；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显出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唯一的继承人、女儿欧也妮的爱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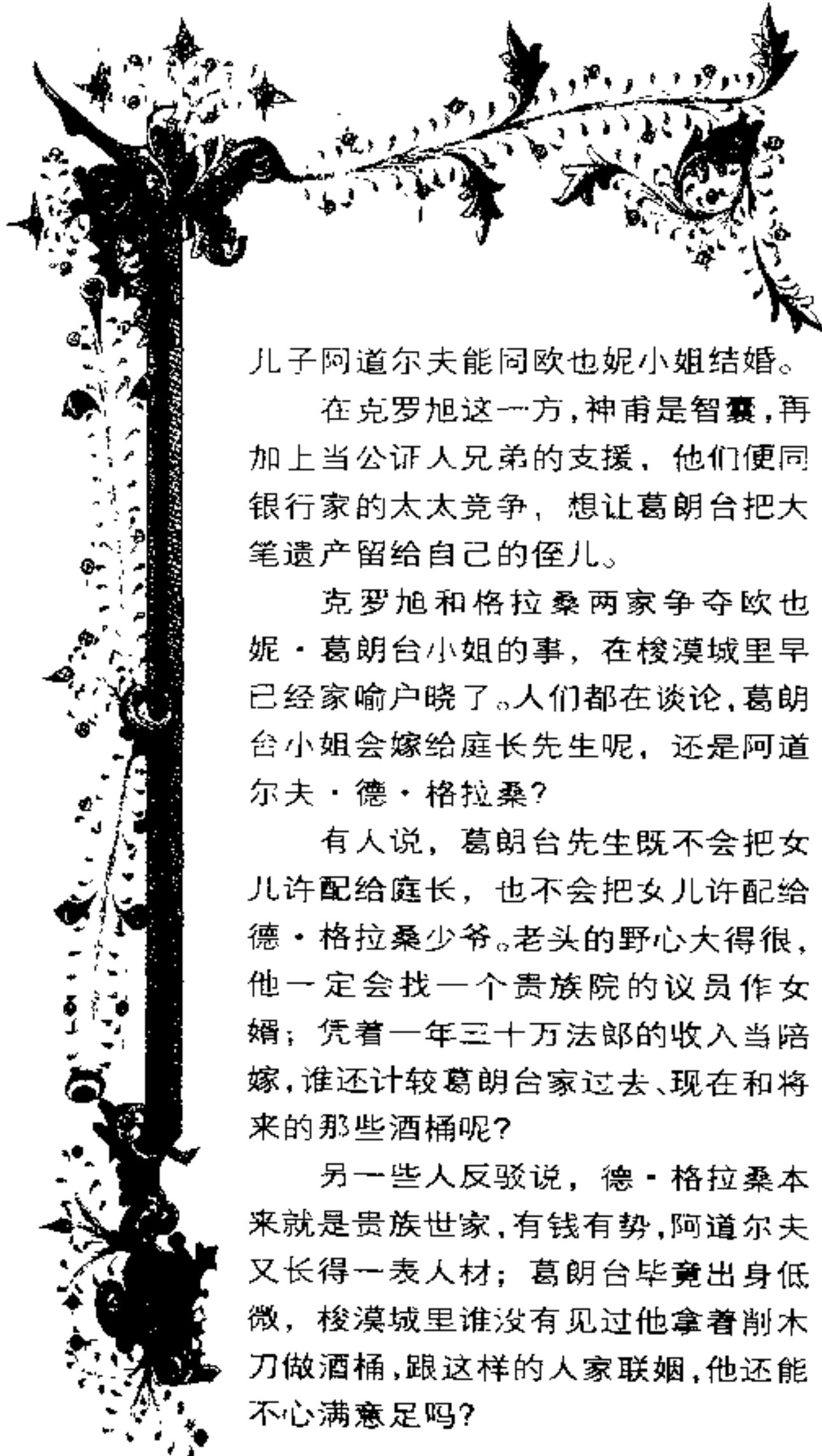


葛朗台先生的言谈举止，以及走路的步态，总之，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的成功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要算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了。自从这位青年当上梭漠初级法庭的庭长后，他就在克罗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姓氏，他的签名也已经改成克·德·蓬丰。

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罗旭神甫，他属于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的，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

德·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之所以经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是因为她希望心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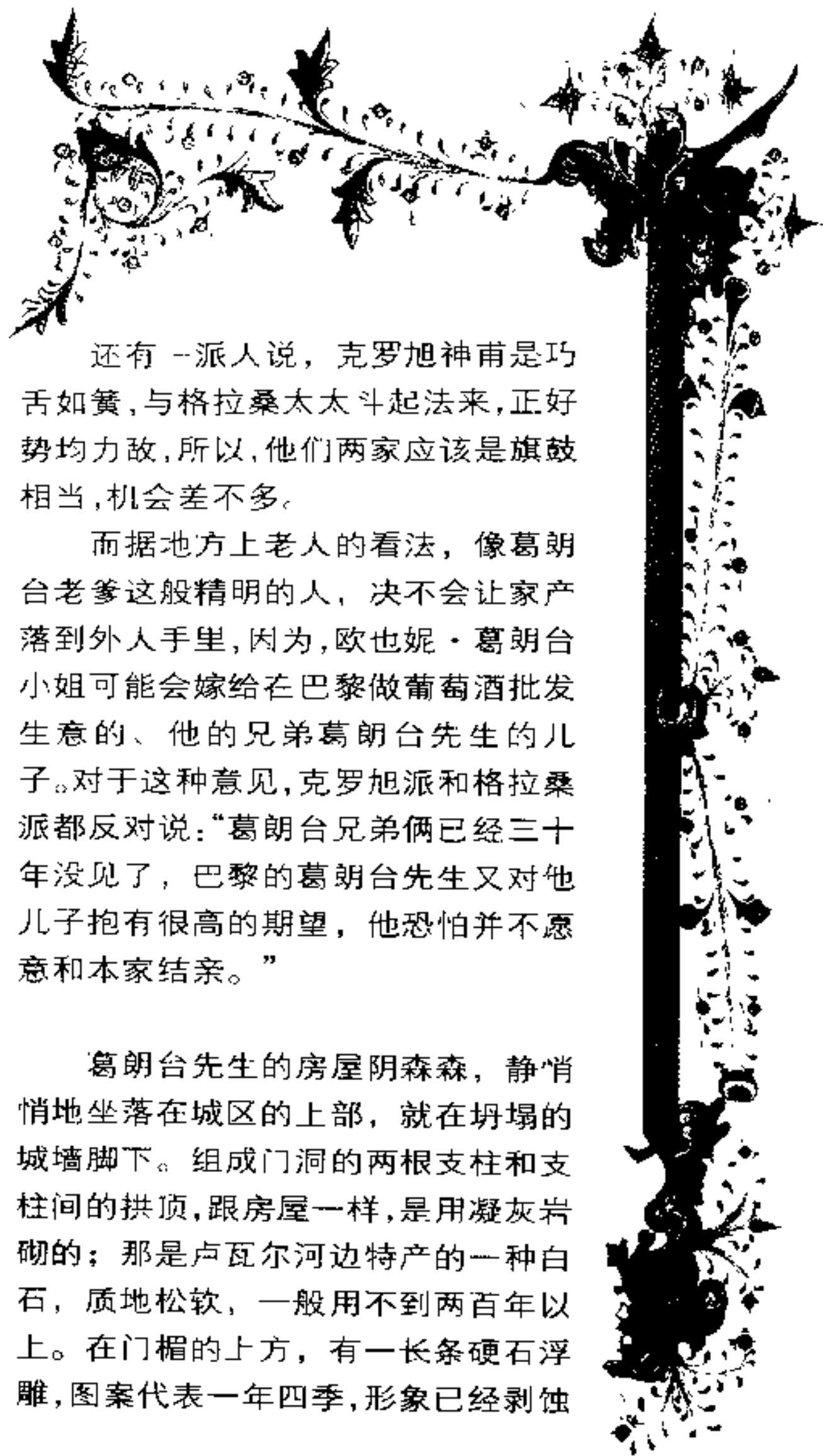
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也妮小姐结婚。

在克罗旭这一方，神甫是智囊，再加上当公证人兄弟的支援，他们便同银行家的太太竞争，想让葛朗台把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

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事，在梭漠城里早已经家喻户晓了。人们都在谈论，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

有人说，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桑少爷。老头的野心大得很，他一定会找一个贵族院的议员作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那些酒桶呢？

另一些人反驳说，德·格拉桑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长得一表人材；葛朗台毕竟出身低微，梭漠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



还有一派人说，克罗旭神甫是巧舌如簧，与格拉桑太太斗起法来，正好势均力敌，所以，他们两家应该是旗鼓相当，机会差不多。

而据地方上老人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这般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手里，因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可能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他的兄弟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种意见，克罗旭派和格拉桑派都反对说：“葛朗台兄弟俩已经三十年没见了，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又对他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恐怕并不愿意和本家结亲。”

葛朗台先生的房屋阴森森，静悄悄地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就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两百年以上。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